



家族與 BIC 的收購要約

我走進家門，看見我妻子在微笑。

然後我看見我的內兄和他的妻子，兩個人都在微笑。

最後，我看見我的兒子們，他們帶著各自的妻子從Venezia趕來，也全都在微笑。

站在我身邊的是我的女兒。

她是唯一沒有微笑的人。

他們請我在客廳的扶手椅上坐下，幾乎像是我在自己家裡做客，還給我端來一杯咖啡。

每個人都在微笑。

有那麼一刻，我以為我們中了彩票。

可我從不賭博。

我生來就已經是幸運的。

大約過了十分鐘，沒有人說話。

我要求去一下衛生間，但被拒絕了。

到底發生了什麼我不知道的事？

對講機響了。

Giorgia接了，然後轉向她母親。

「是她。她已經到了。」

樓的大門一開——我們住在一樓——我的嗅覺就捕捉到了一股熟悉的香水味。

我認得它。

可它為什麼會在這裡？

她走進屋，用一聲簡單的ciao跟我妻子打了招呼。

光這一點就告訴我，這不是她們第一次見面，而幾秒鐘後我就得到了證實。

「你好，Nando。收到我的信了嗎？酒店的賬付了嗎？記住：這事還沒完。」

那個房間裡的人，比我在某些葬禮上見過的還多，可我還活著。

雖然也許只能再活一小會兒。

我妻子讓我保持冷靜，放鬆，聽著。

「你不知道Chanel到底是誰。

你以為她是個中間人，一位法國同事，那個在巴黎陪著你和六位股東的女人，那個替你建立聯絡、跟蹤你一舉一動、親暱地撩撥你卻從沒得到回應的人。

可你不知道她到底是誰。」

他媽的，我心想。

他們圍著我寫了一個什麼樣的劇本？

「她是那位大股東的女兒，就是你和她母親談了好幾個小時的那個女人。

她自始至終都待在幕後。

她看著。

她聽著。

她是預備隊。

現在她們打出了最後一張牌。

第七張。

我們什麼都知道。

她們給你開出的那個難以置信的價錢。

你的拒絕。

還有一件事，我們大家想一起告訴你。」

我們為你驕傲

我妻子接著說：

「我跟Chanel解釋過，即使結婚三十三年了，我也從來沒能讓你做一件你不想做的事。

你固執、難相處，有時簡直不可理喻。

但你也是一個有骨氣、有原則的男人。

錢從來不是你的問題。

一切都是為了儲存一段記憶而開始的，不是為了做一門生意。

否則，他早就把這個專案賣給街角的報販了。

為了我丈夫，他出的價比Amazon還高，雖然我不確定他是不是Bezos的親戚。」

大家都笑了。

聚會結束，Chanel朝門口走去時，又一次轉過身來。

「告訴我，Nando。

你在巴黎為什麼要甩掉保安隊，而且從不讓我們知道你住在哪裡？尤其是你的名字在法國任何一家酒店都沒有登記？」

我笑了。

「只有一個原因。

我得保護自己，免受七個女人的傷害。

因為她們是我的弱點。」

Ferdinando